

失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孙悦 李春玉

延边大学 吉林 延吉 133002

摘要: 本文对生活质量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以期为学术研究与护理提供参考。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慢性病、人群主要包括农村、社区和空巢的老人, 而针对失独、失能和失智的老人相对较少; 因此, 提高失能老人的 QoL, 实现老年人认知功能的早期预防, 促进健康老龄化, 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重点。本文通过对生活质量的概念、研究工具和国内与国外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 为制定提高 QoL 的干预方案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

关键词: 失能老年人; 生活质量; 研究现状; 综述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最大的胜利之一, 也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之一”, 将老龄化描述为“优化健康、参与和安全机会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过程”^[1]。截至 2022 年底^[2], 中国 6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数达到 28004 万人, 占总人数的 19.8%; 据报道, 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其失能率达到 2.95%^[3]; 失能老人是指由于年老、伤残、疾病等原因导致其机体功能出现了障碍, 进一步对自身生活自理能力造成影响的人群^[4], 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的调查结果表明, 中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数约为 4036 万人, 占老年人数的 18.3%, 预计到 2050 年其失能人总数高达 9140 万人, 因此, 进一步改善失能老人的健康状况, 提升其生活质量, 促进健康老龄化备受关注^[5]。

1 生活质量的概念

生活质量 (Quality of Life, QoL) 在健康领域和医学领域有着重要的作用。在 1958 年, 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 (JK. Galbraith) 在《丰裕的社会》中提出的生活质量 (quality of life, QoL)。1989 年叶南客等^[6] 在《人口研究》杂志发文, 开启了我国“老年人生命质量”研究的先河。生活质量被定义为“个体对其生活的文化和背景下的生活地位, 包括其目标、期望和关注事项相关的感知”^[7]。QoL 既被视为与患者的经历和个人价值观主观相关, 主观的 QoL 强调的是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评价; 也可被视为一种客观测量指标, 主要指自身的生活条件是否能达到满意的生活指标, 可对其进行更改以改善患者的生活^[8]。在医疗领域范围内, QoL 的概念被广泛的应用到对治疗效果和各种健康促进项目的评价中, 并成为重要的衡量指标^[9]。生活质量 (Quality of Life, QoL), 又称为生命质量、生存质量等。Mozzillo 等认为 QoL 是对个人健康的多维主观

衡量, 包括身体、情感和社会福祉, 用于评估个人对其疾病影响的想法。

Carr 等^[10] 认为 QoL 是一个常用于对患者健康状况进行主观评价的概念, 反映了患者的身体、心理、社会和情感幸福感。Veenhoven 等^[11] 认为幸福感和“行动”之间有着明确的关系, 特别是与身心健康和福祉有关的关系。因此, 将 QoL 与家庭、健康和教育这三个概念联系起来, 是美好生活的指标和关键因素。然而, 所谓 QoL 并不等同于幸福, 因为它包含三个主要涵义: 生活的环境质量、行为质量和主观享受生活, 这也涉及幸福感, 幸福感被理解为对整个生活的完整欣赏。

2 生活质量的研究工具

生活质量是一个复杂的概念, 在不同学科内部和学科之间以多种方式进行解释和定义。因此, 对老年人群进行 QoL 的测量与评价, 应充分结合人群特点, 对评价工具的可靠性进行充分评估^[12]。有关老年人 QoL 的评价, 国内外学者大多采用量表进行测量。WHOQoL-100 能够详细地评估与 QoL 有关的各个方面, 但量表冗长, 操作复杂。该研究小组在 WHOQoL-100 的基础上发展了 WHOQoL-BREF 量表。EQ-5D 量表包括问卷调查表和效用值换算表 2 个部分, 并得出 EQ-VAS 得分。由于我国当前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文化水平偏低, 容易造成对其不充足的理解, 进而影响测量结果的真实性。SF-36 经过证实广泛运用于在多个领域, 但该量表耗时、操作吃力。综上所述, SF-12 的 PCS 和 MCS 准确度相对较高, 故使用 SF-12 量表来评价生活质量状况。

3 国内外生活质量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起步早, 成果丰富, 且研究一直呈现逐年上升趋势。Webb 等^[19] ADL 和 IADL 失能也对“社会参与”领

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积极与他人接触助于预防失能和提高老年人的QoL。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和性别(部分)对失能和躯体QoL有显著影响。Chitalu等^[20]老年人在更大的生活空间中拥有更高生活质量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两倍。Ćwirlej等^[21]认为失能是QoL的风险因素,而QoL降低也对独立功能构成威胁。Andersson等^[22]发现女性对失能和QoL有负面影响。Salinas等^[23]老年人表现出不同的IC轨迹,这可能与生活质量和失能有关。如《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ICF)^[24]所述,封锁等环境变化可能会形成障碍,并直接影响身体结构和功能、活动和参与,从而影响个人的生活质量。Veenhoven等由于其身体、认知和心理后果等,它可能对老年人的QoL、感知健康和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Hockey等认为疲劳(情绪低落、疲倦、嗜睡、精神状态不集中、身体状态不适等)对情绪、日常活动、健康以及QoL有负面影响。

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可知QoL的发文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其研究主要涉及特定疾病的患者群体,尤其是不同类型的癌症和其他长期疾病。这使得人们对QoL研究的兴趣越来越大,不仅要关注治疗方案和效果,而且关注对人们生活的影响^[9]。QoL越来越多地被用作临床研究的终点,通常作为不同治疗或干预结局评价的一部分。不仅要关注治疗方案和效果,而且关注对人们生活的影响^[9]。陈焯等^[26]表示适度的体育锻炼会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助于其增强体质,提高QoL。牛淑珍等^[27]表示失能老人家庭照顾者生活质量与照顾能力及照顾负担密切相关,医护人员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减轻照顾者的负担,提高照顾能力,进而改善其HRQoL,提高失能老人QoL。杨惠芝等^[28]表示机构养老模式下的老年人QoL处于低水平,由于老人和家人及社会处于分离的状态,进而造成其缺少人际沟通,导致其产生焦虑及抑郁。

4 小结

综上所述,国内失能老年人的QoL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加大对失能老年人群体更多的社会支持与关注,针对促进患者生活质量的措施方面,相关干预研究较少,该领域具有普适性的护理理论尚未建立,未来需要深入探讨QoL在不同养老模式下的水平及其影响因素,需要时刻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最终实现健康老龄化^[29]。目前国内外在生活质量方面存在大量的研究,下一步研究应在目前已有的基础上,从具体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其他学科领域,提出全面系统且有针对性的的护理策略。结合多种干预措施或技术,以增强干预效果,提高其QoL^[30]。

参考文献:

- [1] WHO.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eneva, Switzerland, 2002.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2022年)》[EB/OL]. (2023-12-15). <http://www.nhc.gov.cn/l1jks/pqt/202312/e09f046ab8f14967b19c3cb5c1d934b5.shtml>.
- [3] 陈习琼. 中国老年人口失能现状及地区差异[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22, 42(05):1197-1201.
- [4] 马一涵, 辽宁省失能老人长期护理需求及保障模式研究[D]. 辽宁大学, 2021.
- [5] 赵迪, 社区老年人社会隔离现状及对生活质量的影 响机制研究[D]. 青岛大学, 2021.
- [6] Klapwijk MS, Caljouw MA, Pieper MJ, et al.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quality of life in long-term care residents with dementia: a cross-sectional study[J]. Dement Geriatr Cogn Disord, 2016, 42(3-4):186-97.
- [7] Power M, Quinn K, Schmidt S; WHOQoL-OLD Group. Development of the WHOQoL-old module[J]. Quality Life Res, 2005, 14(10):2197-214.
- [8] Cella D F. Quality of life: concepts and definition[J]. Pain Symptom, 1994, 9(3):186-192.
- [9] Haraldstad K, Wahl A, Andenæs R,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in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J]. Quality Life Res, 2019 Oct, 28(10):2641-2650.
- [10] Carr A J, Gibson B, Robinson P G. Measuring quality of life: Is quality of life determined by expectations or experience?[J]. Bmj, 2001, 322(7296):1240-3.
- [11] Veenhoven R. Quality-of-life and happiness: Not quite the same [M]. Torino, Italia: Centro Scientifico Editore, 2001, 67-95.
- [12] 徐实. 长春市社区老年人生活质量现状的调查与研究[D].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1.
- [13] JrWJcd.S. The MOS 36-item short-form health survey (SF-36). I.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item selection[J]. Medical Care 1992(6):473-556.
- [14] Ware J E, Kosinski MA, Keller SD. SF-12: How to Score the SF-12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ummary

Scales[J]. 2002.

[15] Power M, Kuyken W, Orley J.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 assessment (WHOQoL): development and general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Soc Sci Med* 1998, 46:1569-1585.

[16] Harper A, Power M.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QoL-BREF quality of life assessment. *The WHOQoL Group. Psychol Med* 1998, 28:551-558.

[17] Power M, Quinn K, Schmidt S. Development of the WHOQoL-Old Module[J]. *Quality of Life*.

[18] Herdman M, Gudex C, Lloyd A, et al.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testing of the new five-level version of EQ-5D (EQ-5D-5L) [J].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011, 20(10):1727-1736.

[19] Webb E. Proximal predictors of change in quality of life at older ages[J]. *J 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 2011, 65:542-7.

[20] Chitalu P, Tsui A, Searle SD, Davis D. Life-space, frailty,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J]. *BMC Geriatr*, 2022, 6, 22(1):646 .

[21] Ćwirlej-Sozańska AB, et al. An assessment of factors related to disability in ADL and IADL in elderly inhabitants of rural areas of South-Eastern Poland[J]. *Ann Agric Environ Med*, 2018, 25:504 - 11 .

[22] Andersson LB, et al.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n 85-year-olds in Sweden[J]. *Health Soc Care Commun*, 2014;22:368-74.

[23] Salinas-Rodríguez A, et al. Longitudinal trajectories of intrinsic capacity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quality of life and disability[J]. *Maturitas*, 2022, 161:49-54.

[24] McDougall J, et al. The ICF model of functioning and disability: Incorporating quality of life and human development[J]. *Developmental Neurorehabilitation*, 2010, 13(3):204 - 211 .

[25] Hockey, R. The psychology of fatigue: Work, effort and control[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26] 陈焯, 等. 益阳市养老机构老年人生活质量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J]. *全科护理*, 2019, 17(21):2658-2660.

[27] 牛淑珍. 失能老人家庭照顾者照顾负担、照顾能力及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C]//. 第五届上海国际护理大会论文摘要汇编(上). 2022:600.

[28] 杨惠芝等. 基于 CiteSpace 的我国老年人生命质量研究可视化分析 [J]. *中国药物经济学*, 2021, 16(07): 30-35.

[29] 刘明月, 吴善玉. 我国不同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综述 [J]. *中国老年保健医学*, 2018, 16(2): 74-77.

[30] 曾玉莲, 张文瑜, 卢咏梅. 近 10 年痴呆症患者生活质量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视化分析 [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21, 27(08):1038-1045.

作者简介:

孙悦, 女, 汉族, 吉林通化, 硕士, 学生, 无, 社区护理, 延边大学。